



安红豆的小骰子

· 著 ·

# 婆婆来找茬

茶有些微凉，苦涩里带着些甘甜在舌尖上漾开，

还有些微微的麻，倒像是婚姻百味了。

两个人的爱情比较甜，三个人的婚姻有点挤。

是谁夺走了最初的承诺？是谁斩断了缠绵的情丝？

## 悲剧

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破镜之后 没有赢家



安红豆的小骰子

· 著 ·

# 婆婆来找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婆婆来找茬 / 安红豆的小骰子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4. 5

ISBN 978-7-5125-0693-0

I. ①婆… II. ①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7701号

## 婆婆来找茬

作 者 安红豆的小骰子  
责任编辑 郑湫璐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6.5印张 184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693-0  
定 价 32.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总编室: (010) 64271551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 //www.sinoread.com

邮编: 100013

传真: (010) 64271578

## 安红豆的小骰子

女，名字取自“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喜好古典文学，精于诗词创作，认为把生活中的点滴以文字的形式刻画下来是对生命一种特别的铭记。

#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领证受阻	/ 001
第二章	借题发挥	/ 017
第三章	恭送婆婆	/ 023
第四章	闺蜜告急	/ 030
第五章	波涛暗涌	/ 037
第六章	峰回路转	/ 043
第七章	婚前备战	/ 050
第八章	新婚大喜	/ 061
第九章	暗生嫌隙	/ 069
第十章	婆婆驾到	/ 080

# 目 录

---

contents

第十一章	挑拨离间	/ 088
第十二章	花样百出	/ 101
第十三章	初见成效	/ 107
第十四章	心生芥蒂	/ 129
第十五章	奋力挑拨	/ 140
第十六章	装修之战	/ 149
第十七章	离家出走	/ 167
第十八章	弃守沦亡	/ 180
第十九章	扶危持颠	/ 192
第二十章	劳燕分飞	/ 221
第二十一章	破镜难圆	/ 245
尾 声		/ 253

# 第一章 领证受阻

许安萍心惊胆战地看着手机上母亲大人打来的电话，做贼似的伸出个手指摁了静音键，好像缩手的速度再慢点儿，就会被电话那头的老妈察觉到自己故意不接电话。她劈里啪啦地飞快敲着文件，脑袋却高速运转着：“怎么办？难道再次告诉老妈，结婚证又没领成？”

想到这儿，她恨不得把手下的键盘当做杜逸尘的脸，敲打的力度又重了几分，直到对面桌的苏姗把带着豹纹框架眼镜的脑袋伸过来，对着领导的办公室努努嘴：“安萍，虽然结婚是件大喜事，但你用把键盘敲出架子鼓的气势来表示庆贺，会不会比较另类？”许安萍看看四下没人，长长地叹了口气，把苏姗桌上的苹果拽过来啃了一口，意兴阑珊地嚼了满嘴看着她不说话：“你快去跟领导请假，这都快十一点了，结婚证都是上午领。”苏姗看了看表，又看了看安萍的表情，诧异道：“今天又不去领？”“嗯。”许安萍皱着眉狠狠地点头。

“难道你婆婆又不让领证？”苏姗更惊讶了，挑起眉问道：“出去说。”许安萍嘟着嘴，白眼翻得几乎飘到额头里去，整理好手上的文件，拉着苏姗往公司停车场走。

许安萍和苏姗是同事兼未来邻居，又都是在南京生活的外地人，一见投缘，关系如金刚石一般坚不可摧，安萍从恋爱到结婚的细枝末

节，苏姗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许安萍和杜逸尘是在业主QQ群里认识的，两人在同一小区买了房，在某个春华韶好、莺飞草长的周末，活泼的安萍组织邻居们一起户外烧烤，在孜然粉、黑胡椒的味道中，两人一见钟情，暧昧不清地去千年古刹赏了樱花，玄武湖上泛了舟后，在气氛微妙的电影院里，杰克在甲板上含情脉脉地抱住了罗丝，逸尘也顺势牵起了安萍的小手。

许安萍是湘妹子，杜逸尘是燕赵郎，缘分就这么奇妙，两人被月老那根红线牵引着，跨过千山万水，越过汹涌人潮，在古城金陵相逢了。而且两人志趣格外相投，经常一张嘴便说一样的话，一抬手就是一样的动作，乃至喜欢和厌恶的食物竟然都达到了高度的雷同，简直就是相见恨晚。

“你俩就是精神恋爱，灵魂伴侣，赶快领证去吧。”一天下班，苏姗跟在两人后面混吃混喝。安萍和逸尘黏在一起卿卿我我，一根薯条，两人乐此不疲地你一口我一口，她只好在一边翻着安萍的微博吐槽。自从认识了杜逸尘，许安萍的微博便一片春光旖旎。一个“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一个“此心独忆是卿卿”。一个“手如柔荑，肤如凝脂”，一个“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大约是逸尘觉得应该早日合法睡一张床，所以没过几天逸尘便向安萍求了婚。那是个周末的晚上，安萍大学舍友聚会，大家在KTV快乐逍遥之际，杜逸尘情意绵绵地拿起了麦克风，深情演绎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唱到一半时包间里渐渐安静了，因为逸尘改了歌词：“这里没有风，这里没有雨，请你来到我身边，这里爱情甜如蜜……”

大学同学们知趣地躲了出去，杜逸尘恍若未觉地唱完，深情款款



地凝视着安萍：“许安萍，请让我，许你一世安平。”安萍闹了个脸红心跳，低了头不知怎么回答。杜逸尘等了几秒，没有看到女友同意，顿时急得扔了麦，摇着安萍的肩：“哎呀我歌词都改了，你快答应，说你要嫁给我。”“嫁。”许安萍重重地点头，她想不出不嫁的理由。

虽然说是自由恋爱，但双方家长还是要知晓的，安萍的老妈开明得简直令人发指，“男方几岁？”“23，比我小整三月。”安萍有些忐忑，老妈一直强调找个比自己大的，懂得疼人，“女大三，抱金砖，正好。”“人家那是说三岁。”“三个月也算。”

“什么职业？”“事业单位。”“稳定，挺好，家里几个孩子？”“就一个，和咱家一样。”“学历呢？”“211本科，反正比你女儿这普通一本强。”“这个可以有，那你俩好好相处。”老妈的回答让安萍一阵无语，“妈，你都不问问小伙子的家庭情况啊？别人妈都关心房子车子票子，你倒好，一个字不问。”安萍急了。

“嗨，老妈不是给你备好房了吗？他有没有不要紧，重点是你俩能不能处得来，两人齐心过日子比什么都强，你看当年我和你爸，滚床单的床单都没有，现在不也吃穿不愁？”英语老师出身的安萍妈充分展现了她奔放的西方思想，“妈，他家是单亲，你不会介意吧？”安萍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实话实说。“单亲怎么了？奥巴马不也出自单亲家庭？”安萍妈打消了女儿的顾虑：“我洗澡去了，宝贝，晚安。”

一通电话搞定了丈母娘，接下来就是婆婆了，逸尘妈随儿子在南京居住，安萍为了拜见准婆婆做了细致的准备。谈恋爱时从逸尘偶尔说漏嘴的只言片语中，得知准婆婆是个完美主义者，对儿媳的要求挺高，据说逸尘的前任就是因为没能讨好婆婆而被分手。因此安萍在内心对准婆婆是又敬又怕，敬的是她把儿子抚养长大费心不少；怕的是

自己笨拙，哄不了婆婆开心。

逸尘偶尔会冒出来几句让人惴惴的话：例如他的母亲大人只可远观，相处时间久了总会挑出别人的错来，然后以无法相处而告终；例如他的母亲大人其实不希望儿子现在结婚，过了而立之年才好。总之对两人的祝福之语寥寥，似有不赞成之意，但逸尘的坚定和执著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他认真地对安萍许诺，婚后一定不和婆婆住在一起。

这个许诺比任何礼物都来得贵重，安萍自付只要不常年相对，用点心思暂时把老人哄高兴了也不是太难。因此在逸尘“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打趣中，安萍照着黄历上拣了个黄道吉日，进了逸尘的家门。

结果婆婆的热情让她受宠若惊，逸尘妈笑咪咪地拉着安萍左打量右打量，还兴奋地给逸尘的奶奶打电话，第一时间告诉她孙子找了个女朋友，电话里直接给安萍打了一百分。

随着安萍汇报自身情况和家庭状况，逸尘妈的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明显，整张脸从小野菊笑成了非洲大丽菊，大有再给安萍加上二十分附加分的架势，那附加分来源于安萍和逸尘的房子在同一小区，而且安萍主动表示愿意把自己的房让给婆婆居住。这倒不是她曲意奉承，她自己的父母离退休还有好几年，一时也无法移居南京，与其空着积灰，不如借花献佛。况且婆婆就这么一个儿子，必须得把她安顿好了，总不能让她孤孤单单度过晚年。

“哎，这样好，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和婆婆住，但隔得远了又显不亲热，书上不是说了，婆媳间最好的距离是一碗汤的距离。”

安萍一乐，这婆婆可真够开明，和她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赶紧顺着她的话接着说：“是呀，我也这么想，咱要住一个小区，每天下班了就去您那儿吃饭，您可别嫌我们懒，要多做好吃的给我们吃。”

逸尘妈笑开了花，表示非常赞同准媳妇的想法：“这样好，你们不用做饭，少辛苦些，我不和你们住，不打扰你们，你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不叠被子不洗衣服了。”说到这里，逸尘妈还故意看了安萍一眼，神色间充满了长辈对小辈那种宠爱和放纵。逸尘看着两人一唱一和、眉飞色舞，自己根本就插不上嘴，于是喜滋滋坐在旁边看着她们。

聊到第四个小时，安萍硬生生地把一杯龙井喝成了白开水，面有妒色地看了眼乐呵呵吃着水果的逸尘，嗓子里越发干疼。逸尘妈嗓门大语速快，为了表示自己和婆婆合拍，她也扯着嗓子跟着婆婆的节奏喊，于是逸尘妈更加兴奋，觉得这媳妇投缘，话题就越来越多，恨不得把祖宗八辈的事儿全讲一遍。

终于到了饭点，三人逸兴遄飞地直奔烤肉店，趁逸尘去地下车库找停车位的空当，安萍赶紧在楼上陪着准婆婆逛商场，准婆婆毫不意外，径直走向中老年人专区，眼明手快地挑了件衣服进试衣间，好让安萍有空结账。

安萍看着准婆婆闪入试衣间的身影暗自窃喜，庆幸准婆婆对自己的试探不算高深，首先衣服价格不贵，两百大洋，这是测试安萍的经济承受能力；其次从试衣间出来后，假如安萍付了钱，说明她是个有眼力见儿，不抠门的好姑娘。于是安萍不慌不忙地走向收银台。

安萍猜得一丝不错，逸尘回到家，看见自己妈喜滋滋地对着镜子左照右照，身上穿的正是安萍今天给买的那件衣服，心里便先有了八分底，故意志忑地问老妈：“儿子给你找的媳妇怎么样？”“挺好。”逸尘妈眉开眼笑，比对着衣服的前后襟。“那是，你儿子的眼光，能差得了吗？”杜逸尘掩饰不住的得意。

有了老妈的首肯，逸尘这恋爱谈得风生水起，没过几天便喜滋滋

地告诉安萍：“我妈说对你很满意，同意咱俩先领证，凭证给你买个钻戒。”安萍一愣，哑着还没复原的嗓子问道：“钻戒还凭证报销呐？别人家都老公买，怎么能让婆婆破费呢？我也不图这个，随便买个圈儿就行。”“那不行，怎么能亏待老婆呢？鸽子蛋咱买不起，花生米得买一粒。”这下换作安萍不乐意了，还想攒点儿钱把房子换成学区房呢。商场里逸尘挑的戒指越来越贵，市中心能买一平方米了。

导购小姐看着两人拌嘴，在一旁直乐：“别的小夫妻都是女方要大钻石，男方想省钱，你们这是反过来了。”“有这钱不如买一玉手镯呢，保值。”安萍看着导购小姐精心挑选出来的戒指叹气。“你怎么长了张十七八的脸，有颗七八十的心呢？玉这玩意儿我妈带都嫌老。”逸尘在一旁气急败坏。“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你怎么就这么浮躁呢。”“别废话，钻石代表我对你坚贞的爱情。”

“这款怎么样？”安萍看男友有些生气，把手伸到逸尘面前给他看手上的一枚戒指，两排细密的小碎钻簇拥着一颗主钻，像朵盛开的牡丹，“就它了。”逸尘看着安萍本就纤长的手被衬得更加光洁动人，油然升腾起一种为美人买单在所不惜的豪气，爽快地挑了男士的同款并刷了卡。

戒指定制得快，十天后就拿到了成品，两人却没能第一时间带上，原因是逸尘将戒指取回家后就被刘美芬女士——逸尘妈收到了柜子里，“我妈说了，等领完证再戴。”逸尘第二天去接安萍下班的时候如此解释。“那，也行。”安萍犹豫了一下，本来有些期待看见自己和未婚夫的定情信物，却听说被婆婆收起来了，不免有些说不上来的奇怪感觉，不过想想早晚是自己的，便打算翻过这一页。

细心的逸尘却看出来安萍的一丝不快：“我也不清楚婚戒什么时

候戴，要不咱百度一下？”在等红灯的当口，逸尘掏出手机来查，有的回答买了就戴，有的回答答应求婚后就戴，总之没有婆婆帮忙收着的先例，看着逸尘脸色微微尴尬，安萍赶快打圆场：“算了，这么贵重的东西，先收着吧。”

戒指的问题达成协议，两人挑了个好日子，准备迈出人生重要的一步，领证前一天，这个逸尘妈很喜欢的儿媳妇却接到了准婆婆的懿旨——没见过女方家长不能领证。尽管逸尘传旨的时候陪着小心，万分温柔，但安萍一听就急了：“先领证再趁着国庆假期见面，不早说好了吗？怎么突然不同意？”“我妈主要是考虑到得体现出对你家尊重，否则岳母大人觉得你被一毛头小子轻轻松松骗走了不是？”逸尘嬉皮笑脸地哄道。

“可我妈都同意了，也查黄历定了日期，你家突然变卦算怎么回事儿？”“我得尊重岳母大人，对吧？你看谁家女婿不见丈母娘就先领证的？”逸尘见安萍真生气了，赶紧放柔了语气，“你要真尊重她，就按照计划来行事，别辜负了她辛苦挑选好日子的美意。”安萍眼里跳动着一簇小火苗，充满质疑和愤怒。杜逸尘权衡了一下，觉得两边的妈都得罪不起，想来想去苦着脸把自己的信用卡双手奉上：“宝贝，你看这事，我付违约金行吗？你爱买什么自己拿去刷，别帮我心疼钱，岳母那儿还得你美言几句。”安萍把那张金底绿字的信用卡用两个指头拈着，拎到逸尘鼻子底下恶声恶气地说：“滚边儿去。”第一次领证以安萍足足瞪了逸尘一分钟而失败告终。

本以为领证事宜暂时搁浅，没过几天逸尘乐滋滋地来报告：“咱妈通情达理，同意先领证再见岳父母了。”“是吗？”安萍经历过一次打击明显有些提不起来兴趣，逸尘对有些微词的亲妈进行了撒娇攻

势，重新商定了个好日子。

“这次又是什么理由？”走在修理得整整齐齐的停车场草坪上，苏姗踢踏着脚步问安萍，“还是上次那个，未见女方父母前不许领证。”“我说你婆婆怎么三番五次的呢？前几天不都同意先领了吗？”“唉！我怎么对我妈解释呢？”安萍闷闷地答非所问，“唉，你婆婆可真是，别人家婆婆都巴不得儿子赶紧娶个媳妇回家，她居然一推再推……”苏姗找了条长椅拉安萍坐下，安萍手机突然响起来，苏姗伸头一看是逸尘的来电，知趣地不吭声了。

“杜逸尘，这证不用领了，咱俩分手拉倒。”许安萍说得斩钉截铁、铿锵有力。“宝贝，我真不知道我妈怎么突然又变卦了，可能担心吧，你放心，我已经订好了这周末的机票，周末咱就去拜见岳父母。”逸尘在电话那头感受到了安萍的怒意，陪着小心先打包票。“你妈又担心什么了？前几天不是才同意了吗？”安萍迫切地想知道婆婆变卦的原因。“担心我入不了岳父岳母的法眼，嘿嘿。”逸尘在电话那头赔笑。“是担心我爸妈入不了你家的法眼吧？如果她这么不放心我的家人，欢迎亲自去考察。电话都没通过，自然是不放心的，不领证没什么，但请你们做好决定再告诉我，别反复无常把人当猴耍。”

“宝贝，你放心，下周一定领，一定领。”杜逸尘深谙安萍的脾气，一般她说话带了敬语，就摊上大事了。擦了把冷汗，他赶快继续发誓，虽然心里也没底，但这事儿毕竟自己理亏，先灭火要紧。其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老妈突然改变主意，本来户口本都准备递给他了，手一缩又放回箱子里锁好。“这不机票都订好了嘛，你老公还是很靠谱的，咱晚上回家吃饭，妈做了好吃的，明儿去看看给岳父母带点儿啥，好不？”“你自己回去吧，今晚我和苏姗在单位吃。”安萍冷哼一声

挂了电话。

“今晚咱不在单位吃，我新发掘了一家甜品屋，里面的抹茶蛋糕不要太好吃！咱去尝尝。”苏姗看出来安萍心情不好，主动提议。

“安萍，逸尘是个很好的男人。”下了班，俩人如约到甜品店，苏姗看安萍心不在焉地拨弄着蛋糕上的水果，知道不把问题解决，好姐妹不会解开心结，索性主动挑起话题。“是啊，我也觉得他不错，不然也走不到领证这步。”安萍皱着眉回答。“但你婆婆……”苏姗犹豫了一下决定继续说：“虽然不应该拨人是非，但毕竟终身大事，咱得放亮招子。”听到婆婆二字，安萍沉默下来：“你说你吧，没见面之前就托逸尘送过礼物，结果呢，没有见面礼就不说了；结婚这么大事，离得远双方父母不见面也就罢了，你婆婆连电话也没跟你父母通一个，现在领证又不停变卦，也不打算办婚宴。唉，虽然说单亲是有不方便的地方，但……也不至于儿子结婚，她什么都不做啊！”

“算了，见面礼什么的，多几百块钱也不会发财，逸尘一直是礼物不断，衣服手机机票，我都不好意思收；如果让他家操办婚宴，她一个女人家也不方便，咱不能强人所难啊。”安萍也叹气。“况且她也不也经常喊我回家吃饭嘛，不能算什么都没做。”

说到去准婆婆家吃饭，安萍更加垂头丧气了，或许是准婆婆太喜欢自己，安萍一个星期至少有五天得去她那儿吃饭，吃完饭婆婆还不让安萍回家，非得陪着老太太聊天到九点半以后，否则老太太便会眼圈一红，语带委屈，而且后期还隐隐变味，一大半时间是母子两人聊天，安萍在旁边当花瓶架子，于是这天伦之乐渐渐让安萍有了加班的感觉。

重点还在于，逸尘对自己妈“可远观”的总结非常到位，第一次接触，婆婆赞不绝口，第二次喜笑颜开，但事不过三，打第三次起，

她对安萍就从礼节性微笑渐渐下降到无视了，而且长时间用一种怅然若失和泫然欲泣的表情凝视着儿子，仿佛看一眼少一眼。她看安萍的眼神也不再是那个和蔼可亲的婆婆了，居然多了些防备和警惕的意味，尤其是在安萍和逸尘比较亲热的时候，例如逸尘的手快搭上安萍的肩，便有个警告的眼神瞥向那只手；例如安萍想把手上的食物喂给逸尘，便会有张板得阴沉沉的脸。安萍再傻也知道这些肢体语言蕴含的意味——姑娘，亲热也要有限度，请不要太明目张胆。很多时候两人只能偷偷摸摸地做些专属于他们之间的小动作，像是两只在毒蛇信子下觅食的小老鼠。

而且婆婆的威压越来越重，某天安萍知道了一个八卦，饭桌上便迫不及待地讲给逸尘听：“哎，我跟你讲，你大学的班主任是不是姓秦？你猜他老婆是谁？”这边安萍眉飞色舞地问，丝毫没有发现自己语气太过欢快，导致婆婆绷起了脸，逸尘收到老妈不高兴的信号，便杳无声息，默默地只顾把米饭拨到嘴里。安萍问了两遍没人答应，疑惑地提高了声音：“杜逸尘？我跟你说话呢。”逸尘见女友点名道姓，不好再装聋作哑，只得半抬起头，把眼光从镜片上方匆匆忙忙地扫过来，含含糊糊地应道：“嗯……”

“他老婆竟然是我们领导的妹妹，我们领导还认识你呢，你说这巧不巧？”安萍自娱自乐地讲完，才发现没人搭腔，母子二人严格秉承“食不言、寝不语”的古训，整齐划一地低头吃着饭，空气里一片寂静，只有筷子拨到碗边上的轻响。安萍心一紧，从此以后便也谨言慎行，十分低调了。

这头安萍和苏姗气氛低迷，那一头杜逸尘也被老妈训得抬不起头：“你怎么回事儿？又没本事把她带回来，不用做饭不用洗碗，还找着



借口不来，来了吃完就急着想走，也不知道多唠唠嗑。”“不是说了嘛，她今天部门聚餐。”逸尘为了堵住老妈的嘴，赶紧找了个借口：“做媳妇的不喜欢和婆婆在一起就算了，可是你这做儿子的，吃完饭就往她那儿跑，恨不得一分钟都不在家里多待。”逸尘妈越说越怒。逸尘赶紧安抚老妈：“好好好，以后我们吃完饭多陪您会儿，行了吧？”

逸尘妈听着儿子口中的“我们”两个字总感觉不对味，这还没结婚呢，就合为一体分不开了。于是——“你到底喜欢她什么呀？”端上菜，逸尘妈皱着眉问儿子。“不挺好的嘛，家庭条件不差，人长得不错，最主要的是有共同语言。”“怎么就有共同语言了？”逸尘妈把眉头拧得更紧了，放下吃着的馅饼追问。“聊得来呗。”“怎么就聊得来了？”“就是，心有灵犀吧，有时候我们经常说出一样的话来，彼此想什么都知道。”逸尘顿了一下，尽量试图用语言形容出恋爱的感觉。“反正我不懂。”逸尘妈被儿子的话弄得一脑袋糨糊，像碗里馅饼里的馅儿，索性夹起饼狠狠咬了一口，冷冷做出结论。

“你非得结婚吗？你不觉得这个年纪结婚太早了吗？现在正是忙事业的时候，结婚多影响事业啊！”逸尘妈被儿子非要结婚的念头堵得心里挺难受，吃不下几口饭。“不小了啊。”杜逸尘感觉妈的话听起来不是味儿，小小声地反驳了一句。“你看你们领导，三十多了也没结婚，专心陪陪妈，忙一忙事业，不挺好吗？”逸尘妈索性不吃了，放下筷子质问儿子。

“我跟您说过，他谈过一段挺长时间的恋爱，后来姑娘嫁别人了，他有些心灰意冷。不是因为忙事业才不结婚，你再吃点。”逸尘带点嗔怪地温柔哄着妈，仿佛哄着一个不吃饭的幼儿园小女孩，给她碗里夹筷豆芽。“你就是不听话。”逸尘妈否认不了儿子的领导，只好否